樗齋漫錄

樗齋漫録卷之七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蘇子瞻文章妙天下而有不及婦人處昔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聖殿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旣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乃知文章全在乎識。

又根乎德也冷居士戲曰此白香山之所以折衷于老嫗也

荊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云抑綱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于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宋太祖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眞

熱頭此條居
情中不易者

帝王之言冷居士曰天下只秀才無用正為求助
于之乎者也耳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
語纔有夸心即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日作事皆依本分屈巳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
交關頭頭讓人些少生事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
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盖不識好
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
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瞞

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中第一莫使性氣中外事一切静柔順理之曰爲善得福乃是爲善未熟爲惡得福乃是爲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天理曰欺世盗名者無後吾甚愼之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于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愼審否五一切黑白臧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

似此古道於近世名成利就之士大夫中尚難[illegible]

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憒

皇祐初洛陽僧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諾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魯買洛城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後義琛復以歲所得地租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于柩前納其券于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

以生噫誰謂天下無有心男子哉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愚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爲至神元聖帝而李邦直著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于是僅加元

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于周果如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梼道人曰邦直是秀才見識

雲棲和尚謂般若眞智擲撲不破縱在迷途有觸還悟不然卽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有來生不識一字者其甚如淳禪師以才藻著名一跌而起頓成痴呆不待來生又甚化爲異類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余謂此猶遠言之也何待來生何必一跌何須化爲異類儻無般若眞智主宰其中卽學窮百家文

益一世時亦何曾識得一字亦何曾不痴呆亦何曾不爲異類也哉

大凡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于靜坐中自是一無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書十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眞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中庸云誠則明明則誠最有味凡欺心之人皆黑心

之人也惟黑心愈欺心矣彼詐僞者自謂聰明智慧豈知是箇大糊塗之人也哉不然試自思之詐多詐僞曾有用處否曾不爲人覷破否

高麗王徽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許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迴月華如水泄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

可惜中宵漏滴殘會宋神宗遣海商喻旨果使來朝覲此則佛家之修生西方者亦如是矣豈相遠哉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析而焚之主僧遁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

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新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爲之儻不諾

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祟殃捍患焉言岢岢然不敢少釋也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于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饕餮于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于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于人載在祀典血食

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于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華之木居士旣爲令之所焚矣彼肅髡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笑云

一衲子與一儒者語及生老病死衲子曰生死所同但吾輩修行人有老而無病世間不知修行者有病而無老耳此言殊足爲尊生却疾之助

雲棲和尚曰昔一老宿言舉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長嘆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諭不好名者惟公

一人而巳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巳爲所賣矣此則公案拈出極好但不知拈公案時略無要人道好之心否儻微著此意弃和尚猶在好名城中也聞者大笑

仁字从人兼愛疑仁矣墨氏何以賊仁義字從我爲我疑義矣而楊氏何以賊義盖圖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道理豈盡在語言文字之中哉笑彼介甫欲以字說盡天下此所以受困于犇麤波滑之誚也善乎先輩之言曰謂字說有一二分者便有七

八分不曉事的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盡信書不如無書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輕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寖壞遂行下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湘對士子上請語微失于是大閧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

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人一半
取游士于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
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
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
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
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
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
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
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鳌

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其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家偷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令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耻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携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

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悞君梭存知必毀書在巳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詩上書如聚虛全茶直論國體寧無諱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栢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蔴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今下堪吁嗟識者

將謂秦事邪淳祐寖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彖鳴霆鴉天降奇禍遣羅買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東昔歸山涯不惜一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此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泰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已未𡰱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以忝樞軸畢竟

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于是漸復
雲集矣梼道人曰游士口舌絶似今之山人

竹窻二筆載看忙二字謂富者看貧者之役役于歲
盡之日貴者看賤者之役役於大比之年惑破習
成所作已辦者看六道衆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
彼富貴者有矜已心無憐彼心獨菩薩起大慈悲
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如此則菩薩爲此一
事曉夜而忙安得片刻之閒而得看之乎

讀袁中郎白松詩四首而巢雲老寉夢猶寒眞警句

也因思青蓮紫米碧麥又得一伴侶矣

世上有眼前極變事而人以爲常今拈出之豐于嫁女而嗇于教子朋于責人而晴于責己勇于作惡而怯于積善巧于取名而拙于績實真可異也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

今有竊高人之名犯衆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寃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其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于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評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于吳宜也而史越

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與賀季眞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于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意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眞阿時所好黃冠未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眞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覬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旣不容于吳又不齒于越千古之下至無容

道人新得處公

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深慨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樗道人曰文雖近刻議論亦奇

野客叢書載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冷居士笑謂今之進士無眞實爲君民幹事者這差多著數人也得

洪燾伯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

山素有元章愛古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裁
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
假畚臿鋤斧將為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利鈍數事
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擉共毆之至斃是歲中
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獷持一邑短
長邑令王衍發州人惡其所為廉得之遂收璞父
子及血屬于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窘
時王實齋遂守吳郡家也亟往取援王為宛轉趙
憲崇犀致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鬬而死

璞止從夏楚樵僮綑置贖銅而巳明年戊戌中元
洪公方奏廁忽覩駱老在側云近山雨後出數石
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徃從其
行襬跬步間覺此身已在簷楹間稍至一土神廟
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
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竟非佳境反顧
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忍死略至便可還也
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渡則此身已達彼
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趨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

忽黶黑中一山横前有竅如丹數百人皆自此而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有一河汚濁特甚僧尼道俗汩沒其間至此方悟為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一人居蕭踈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峩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絶昏黑隱隱見荷杖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旁喃喃若誦經

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怒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緑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向西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緑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甚懼不覺身已立庭下漫荅曰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訶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至叔于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賚之以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

欲非强之和三也金紫人始肯曰爲叔解紛初
非枉法此説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
其説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
緑衣導之以回轉盼閭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
扣緑衣所見大漭爲何物覊聲咨云此鼎邊喜殺
之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鏁焉吏而來又扣之
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劍驅百餘人自西
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
方疑之燁忽呼曰三十哥仲魯弟行安得在此爲驅卒

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完復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為先繼絕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翬仲乾淳間從官）復問平生食祿遂于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為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柰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于此稍前至大溪有

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益大綠衣人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于傍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殮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者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宰耳亟問黃四無異辭乃訊足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轉呼觀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

如此說來則福與富貴近矣

行昭以嘗橋立積木上跛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于庚申歲首以秘撰兩浙漕召憶向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齓齓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嘗入梓以示人余向于先子侍傍親聞仍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超畏又立復詢顛末書之 出雜志

宋長安張衍有道者也嘗謂古者福人多貴人少今貴人多福人少嗚呼知言哉

宋鄭公初名郊爲知制誥時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吁小人之譖人也直不肯令人有其姓名一至於此可發大笑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趙邠卿謂久假不歸即爲眞有亦有意蓋憐五伯不能久也若能習慣亦成自然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最相近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飯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

症至見閩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鈐下一老兵素愿謹忽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絶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之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即差其後凡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有眞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　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

塵翳其上投膽粟許則疑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
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閉盡去筋膜塵土
入氷腦一二片或涷痒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
筯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
效　辛酉夏余腿瘍發于外臁初甚微其後浸淫
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敷糝膏灌之劑嘗試略遍
痛癢襍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
蹣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巳此疾法當
先以淡虀水滌瘡口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

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入意表如此丸其後莫子山傳治痢社積元亦止是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出雜志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訩訩如此柰何太祖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

不意其能作此語出於婦人之口

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于家間恐怖婦女何耶如此女人眞堪爲帝王眷屬葉笑翁嘗曰士人家婦女尚有秀才氣者其人決不能發達亦妙語也

鍾夫人琰適王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葢謂渾中弟淪也讀晉史至此每嘆夫人此言乃千古大英雄知己之言也假使腐儒聽此又以爲爪田李下矣噫俗儒可與語千古哉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為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麁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歎服再拜而去

事不練者多憂心不正者多懼氣不全者多喪學不博者多惑志不定者多屈養不深者多露見不到

者多陋此張無垢格言也」又馬碧梧格言曰留有餘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之福以還子孫

劉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常賦咸陽二絕云父老壺漿迓義旗秦亡誰復爲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空却緣火是秦人火只與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題詠他詩亦稱是

富鄭公從軍徙青七十餘萬衆自河北東下公毅然

植心仁矣其少作歟

畢竟一語已與道矣

曰吾不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乃廣爲招納自屋廬飲食醫藥靡弗備具也公嘗自謂在青州達勝二十四考中書令是可與言功名者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沖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王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沖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

手直敘未可量但早年亦囏困宜頤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修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阽于危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旣而襲爵年八十七晚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

杜牧之云今推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頗盡近世佞佛之態

樗齋漫録卷之八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昔聞鄕先生云如論語中必也正名乎子路則曰甚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當時聖門如此問荅藹然師弟子之眞情極有意味豈若後世語録中一味稱賞而已何曾有此等氣象也

宋元豐甲子洛中大雨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爲一深丈餘公卿士

屢第宅廬舍皆壞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貧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今萬曆戊申吳中大水姦民亦有乘機生事者賴大中丞懷魯周公取其渠魁置之法因以不擾噫周公之績可謂偉矣足與韓康公今古爲兩

范忠宣云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這便是了生死

萬曆戊申大水爲害諸詞家競作詩歌以紀其異惟馬貳師大水謠十首借詼諧之語以形容水勢之

大頗堪撫掌今録其四洪波豈但害青秧樹死無遺只剩楊郎使穀生楊樹杪再加三尺也難當田家小婦不知荒猶自撑船暗約郎俏語郎今來更便船頭恰好轅奴床雨聲不歇水頻增虎隸催徵尚繞門欲剥衣裳來換酒三年前巳婦無視鄉民捕魚無遺術大者爲網小者罛今年不患食無魚明年只怕爲魚食

今之秀才以歲考三等爲耻故有埋藏君子出脫小人之說凡有志者願考四等五等六等不願考第

三等也以三等絕無生意耳豈知三等在宋朝甚貴不比今日之賤也宋朝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兄弟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駮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吁三等之貴如此梁次公戲爲令之三等秀才解嘲曰蘇子瞻文章妙今古尚以

三等爲矜詡乃輕我黨耶聞者絕倒

天慶觀主聶碧窓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金陵史忠無嗣一女既笄壻貧不能娶與壻約元夜畧具隻雞斗酒我當過飲至元夜誑其妻與女曰家家走橋人人看燈爾亦隨俗可乎携妻與女送至壻家取咲而别後補女粧奩大半是平生詩畫耳

高皇帝造逍遥樓見人博奕者養禽獸者遊手遊食者枸於樓上使之逍遥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關王廟是其地基也樗道人曰　聖君制度便超千古今安得萬間逍遥樓哉

嘉靖間御史劉公行素命書辦顧峴寫詩軸顧擅易一字劉公畧不介意復命寫送行詩輒易兩字劉大怒責之革去其役劉語人曰待小人不可不嚴寛則益無忌憚矣斯言真可法

此人想指陳眉公而言此錄成於明季亦未可知

白門賈竪高霞峯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偶諸御史遊雞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峯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好句高公問住持此是何等人好拿來枷號示衆霞峯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潛踪累月知者絕倒耨道人曰如今各處寺院都該着御史走一遭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途中聞乞兒化錢之聲悲切遂謂之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叫三聲某

探囊中錢盡以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
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閩士莊恢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獘
其門弟子不知此意但欲推尊所傳不復更加研
究黨同伐異反甚于先儒
一醉漢酒後大言曰莫小看我我家大門口一直便
到北京
皇帝家裏人俱笑之不知此即誰家屋裏沒觀音个
个人心有仲尼人皆可以爲堯舜滿街皆聖人之

纏足始於今之劉
宋政也然余
与六朝四詩亦不
便宜矣

言也人自不察耳此大舜所以好察邇言也
婦人之纏足起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
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
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
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
人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
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
隱之徒作詩多言閨閫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
香奩集有詠屧子詩云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

以令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古今忠臣節婦看得一死真如鴻毛此皆夙根勘得生死破故能輕人之所重如是此之謂了生死

記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夫財外物也身己身也孰疎孰親孰重孰輕而不仁者乃顛倒若此可爲痛哭流涕矣

不仁者以身發財一語罵人極毒嘗細思之娼婦三錢五錢一宿身猶自己之身也可謂之以色發財不可謂之以身發財轎夫馬夫一錢二錢一程身

猶自巳之身也可謂之以力發財不可謂之以身發財即至奴僕日賣身矣然律無故打死做工人者罪是身猶自巳之身也可謂之以分發財不可謂之以身發財到猪羊鵝鴨等物逐觔論價方謂之以身發財矣夫身且售矣發財何益眞可發一大笑也不仁者省之

今海內率言戒殺矣而不知其本夫業已爲猪爲羊爲鵝爲鴨矣故人得公然殺之而莫能禁也辟如殺人則抵命不戒而人自戒也日戒殺者只欲人

究雖不白自開無快抑不甘積千息忿

不失人心因不失人身耳何世多錯認了也善乎一比丘之言曰爲猪羊而爭命是四隻脚時爭也還須兩隻脚時爭方好此意正與余說同

古今豪傑多有負奇冤不白者其言多起于骨肉參商而遠聽者成之此亦上天有意存焉盖此等豪傑近則秉一世之銓衡遠則操千秋之月旦此處最易埋沒了人故先使身親歷之庶幾他日不因人言而便輕易判斷却也

巳汚而議人之潔者無福之人也巳潔而議人之汚

者猶薄福之人也巳潔而人無議其汚者有福之人也巳潔而人仍議其汚者乃厚福之人也此等議論不可與氣節之人言況可與讒邪之人道乎

采議曾魯公謚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改曰宣靖吁可畏哉今日位居三事家累千金者不乏人亦有意乎忠獻之謚否也

王元之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客偶述

此余笑謂如此舉動秀才所無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其治安靜民頗安之或訪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英雄爲群小點污真可痛惜

今日東南慧心之士好作清真文字多不利場屋以其神在淡處味在冷處不易賞鑑故也不若無所知見之人記得齷齪時文三五百首反取一第如

寄眞若百發百中者因思坡翁橄欖二語足以勸之坡語爲何日待得微甘囘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潘邠老哭東坡詩云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讒人見此亦應自笑文忠蓋指歐陽公也

梁次公爲弟子說論語三戒一士友醉而大呌曰我今年三十歲了既非少色不當戒又非老得不當戒貪財好色非孔子之教乎次公笑而謂曰公言

最是但只是有此鬬氣其人慚笑而退一座大快之

長安有虔虬頗善爲賦一日作清思賦出以示人人不之貴虬乃托以相如作遂大重于世世人眼目從來如此

梁次公與一友夜談每至極快處其友唯唯而已次公問其故友曰曾聽過次公笑詑之曰汝是天下極賤人友駭問次公曰天下極快道理一經汝聽過便不值錢非賤而何友亦大笑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六哉王言可謂直得世人作詩文秘訣

東都周宗慤平日未嘗作東一日請客久旱忽雨朱溫戲之曰驕陽爲虐巳成災賴有筵開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交風雨一齊來若論今日秀才一生只是吃着別人幾曾見他作東七年之旱可慮也

宋高南爲奉新令有願減十年壽乞爲三日霖之句以祈雨此仁者之心也壽當無量矣此非說報應三日霖中所活無數豈止十年已乎其爲壽也多矣

紫衲道人曰凡忍辱不得忍事不得忍言不得皆福薄也

冷居士曰天下惟處館先生最福薄主人家兩粥一飯亦没福消受横生嫌隙厲作怨尤必至解之而後已眞可憐也

著書篇日短彈鋏惜春深此僧慧崇佳句也極似唐
齋景况録之以公同好
宋仁宗時皇嗣屢失吳處厚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
臼廟以二人乃趙氏之所以延也此事似迂而實
不妄但不可與儒者道耳
馮瀛王有句云未省乾坤陷吉人此語真是造化在
手人人可以自信知其言者知其人也又云但教
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逼真經歷過語人
但見其身事十二帝而不危以為依阿詭隨豈知

惟無私克己爲第一等人物

其自家欛柄如此善乎富文忠公之言曰如道者此孟子所謂大人也今人皮相安足語此

張文定公齊賢自警詩曰愼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巳直道更和光此个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人但以爲詞語質朴事理切當而巳不知無私克巳之語眞聖人之言也今天下無私之人渾是一團巳所以學問不大事業不光令人轉思孔顏授受以克巳爲第一義也文定古今第一流人物自然平常語句中亦流

今人誰得此語亦不多

露出古今第一等議論來
別人面上便宜不可討自家面上便宜不可不討此
從虎丘僧舍聞之亦妙語也
梁次公曰凡大富大貴大學問人絕無猜疑妬忌貢
高我慢之心足知猜疑妬忌貢高我慢之人皆福
不足故也
哭子喪明已爲賢者所呵責乃有宋時穆彥璋者以
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不大可笑耶
紫衲道人曰此子必是彥璋前生冤對特見愛子

身以引入虎口者耶噫世之爲愛子故而喪失身命者多矣亦知此否

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可謂極描畫矣而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尤爲意想之所不到坡猶畫形荊則畫神矣文章之優劣關于一字如此

宋胡瑗延門人徐積食二女子侍立將退問曰或問見侍女否何以荅之瑗曰莫安排此意最好今天下道學先生原無真假只爲安排假了竊謂聖人亦常人也其行事安能便與人遠何必粧做聖人

影像反把常人真面孔塗壞了可惜可惜

胡且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謂之快語則可若論至理儘有狀元宰相而復虛生者盖狀元宰相之上尚有事在即狀元宰相之中亦有事在非但狀元宰相而已便可不虛生也吾聞之冷居士如此

或問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何也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得之多後人豈應復得最爲知盈虛之理

大人惜大人

不過則後福

不大手學問右則
必求想功名

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却屬老夫矣此正痛惜推崇之意或以名素相軋而然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紫衲道人曰厚福人過少薄福人過多有福人知過便改無福人過而不改

向見書齋中一聯云有工夫讀書便為造化待功名到手方是文章極愛之近一老僧述達觀和尚之言曰有一分學問便是一分福極說得好

俗語有女壻齒疼須灸丈母脚根之語殊爲可笑一衲子云脚根有丈母穴灸之可止齒疾故云不意世俗傳之訛也然亦頗得丈母愛壻之心矣書罷又爲一笑

昔人每稱岳丈爲泰山按岳即泰山之義也不知其自後考泰山有丈人峰故俗于婦翁有泰山之呼蓋隱語也今吳中稱叔爲椒稱兄爲況想亦其遺耶可發大笑

一老衲講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

反是利益門行
清味於古之

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十二句只以一言蔽之謂自我做好人起最透脫最無秀才氣使說書者俱如此可喜也

冷居士曰末世絕無好人僅有不好人須用我的好引他的好出來切勿將我的不好惹他的不好出來寧可把我的好換去他的不好始得此可謂菩薩心腸好雄手段總之亦是一箇恕字的註腳也

一士問梁次公曰我欲行論語兩句終未得次公題

碩夫行如何見人何如信古而疑今

何語士曰入則孝出則弟耳次公謂士汝在家罵父母否士曰否汝在家打兄嫂否士曰否次公又問汝以虞舜爲入孝否士曰孝汝以周公爲出弟否士曰弟又問不告而娶是孝否誅管蔡是弟否士力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爲解次公厲聲大叱曰舜之不告明明是箇不孝周之管蔡明明是箇不弟汝偏信他孝弟汝在家未嘗不孝不弟汝偏信自家不孝不弟何巳死之前人如此信他見在之自巳如此疑他士言下有

省

古今眞人惟有陶淵明一人而已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叩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知言哉因思俗人陰以爲利陽以爲名忍饑對食閉門獨享不天淵乎

六經有終始字而無始終字即言化育而不言育化是也天下事那一件不從前刦來釋語云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已明

白言之

客言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尾箕唐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天實九年之聚無論矣即齊桓之聚何德以致之耶是以五星之聚不盡爲祥也而冷居士更以乾德之聚不關文學謂宋之理學不足以聚奎也其然豈其然乎

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

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姜爲婦人之稱是周公太公俱化爲婦人矣可爲噴飯滿案

庸奴烹茶加意着鹽主客共笑謬賞之曰誰人當鹽盧陸不是過也其人喜曰偶醬瓿不在耳今其在也更當何如傳以爲笑不知東坡和寄茶詩已有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之句矣乃知世上俗因俱有一脈不斷

秦法禁弃灰罪弃市不知者以爲苛張孟奇考馬經

乃知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弃灰爲畜馬計也又考夏小正及月令仲夏之月毋燒灰是月頒馬政游牧别群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因見古人一法之立俱有微意善乎紫衲道人之言曰熟讀得大明律一部可以經世矣眞名言也

京師勾闌中渾語謂紿人者皆言黃六其義乃指黃巢兄第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稱騙人者爲黃六也冷居士聞之曰今却遍世界是黃六矣

馬貳師曰凡納粟而不中不官者皆前世拖欠錢粮之人此雖詭語實一大藏傾翻了矣由此推之世間還債之事豈易更僕數乎

似空和尚謂孟子通身是義不過守得不偷盜一戒蓋以言餂以不言餂皆盜賊之心也孟子充之至此方可謂之不偷盜如世人以不穿窬爲不偷盜其爲偷盜也多矣戒云乎哉

俗語云情人眼內出西施至言也古人所載麗人大都多情人之詞可笑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腯

而慧豔鋹燮之賜號媚猪夫猪也而媚乎哉

火浣布贊云火澣布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此見于逸周書者也然文字至此眞化工矣即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八字有無萬大千轉折

張孟奇曰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巳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

醐中覓酥從酥中覓酪從酪中覓乳也今之作者
何一不如是乎

一人夢中行酒令作狀元醒來對人殊有驕色人都
笑之嗚呼浮世榮華何一非夢中之酒令也但夢
覺酒醒者少耳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謝丞相啓云孤
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
結草工切如此

彖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

月建寅卽膽在虎肉又言象肉千味又言象膽隨
四時在四足乃知最變易不拘者象是也故夫子
釋爻取名曰象或以易爲虫名此虫一日而十二
變色乃以名書果不誣我

宋楊敬仲曰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
爲久要此至言也非親身經歷決不肯信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毋常以夫姓自稱爲李衛今
婦人自稱宜倣之

我家昌齡詩云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

永叔嘗手書此詩蓋有味乎其言矣

賀季真訪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即以珠易餅共食季真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當時點化季真誠爲捷徑但老亦非珠餅一視者倘能以餅視珠何由知季真慳吝耶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説迸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疆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月未

典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眞足以袪千古之惑

術家每謂六耳不傳道兩人密語不許參以第三客有黠其秘密而恨巳不得聞者硯北子曰我巳悉知之矣客就問硯北子曰大都欺心罔人之語不可令他人聞之者耳

楞齋漫錄卷之八終